

获第十二届储吉旺文学奖

鲍尔吉·原野：

陌生感、想象力与良知建构的文学



鲍尔吉·原野的「万物有信系列」

宁波文学周期间，记者采访了获第十二届储吉旺文学奖的鲍尔吉·原野、昇愚、蒋在三位作家，听听他们对文学的看法。今天，首先推出与鲍尔吉·原野的对话摘录。

鲍尔吉·原野，1958年生于内蒙古，在赤峰市长大。

他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与歌手腾格尔、画家朝戈并称中国文艺界的“草原三剑客”，曾获鲁迅文学奖。

2025年4月第十二届宁波文学周期间，他的散文《万物笔迹》获评第十二届储吉旺文学奖·评委会特别奖。

颁奖词说：鲍尔吉·原野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家，其作品以对自然、生命和民族文化的深刻洞察而闻名，《万物笔迹》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，它以灵性之眼与诗性笔触，在自然与人性的经纬间织就一幅璀璨的生态长卷；以动植物互致书信的奇幻形式，在拟人化的絮语中构建起万物有灵的叙事宇宙。作家以孩童般的天真视角与哲人般的深邃思考，将自然界的呼吸、生长与悸动升华为一曲跨越物种的生命交响。

问：这些年您写了不少“万物有信”系列，虚构动物、植物以及没有生命的物体之间的对话。您的灵感来自哪里，如何选取这些写信的对象？

答：我从小就认为动物发出的声音是有意义的，很想学习它们的语言，但是学不会。我觉得动物们如果交流，它们一定在说大自然、说它们生活的环境，因为没有比动物对环境更敏感的了。它们关心水、关心风，可以从空气的细微颤动里辨识朋友或敌人。除了这些，我想它们也有柔情蜜意，也会倾诉，也会想要寻求理解。

除了动物，我认为一些看上去无生命的对象也有“话语”，比如风、北极星、沙粒、闪电、门、酒盅、耳环，生命是被“赋予”的。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发明的，有人说过，“万物有灵”，我只是让这些动物、植物、什物们相互写信。

问：对没有生命的物体，您如何想象它们说话？《万物笔迹》里有一组对话是枕头给雨水写信，看得我愣了一下。

答：它们一定从自己的视角来谈论这个世界。门从门的视角，蚯蚓、燕子从各自的视角，枕头说枕头的话，窗帘说窗帘的话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家里的家具都开始说话，你的生活会变得特别丰富，因为所有东西都对你有观察。它们看过你吵架、发脾气，看过你懒惰的一面，世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从各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，世界会很丰富、很真实。它们不一定看得准，但看得“真”。

问：看上去是它们在观察人，其实是您在观察这个世界？

答：是的，我想让它们“代言”，或者说尝试用它们的角度来描述我们所熟悉的世界，是不是会带来一些陌生感？陌生感在文学上是指有新意。明明熟悉的，却像第一次见到似的。我写的时候没有想，写完之后想，这恐怕是我的哲学理念。

“万物有信”系列，我一共写了87种动植物、物体给另外87种动植物、物体写信，一共174种，好多都是弱小、卑微的东西，比如蚯蚓、甲虫、青草、麻雀、套马杆等等。我信奉的哲学是一种弱者哲学，是弱者支撑起了这个世界。

对自然界而言，本没有大小之分，就像庞大的牛并不想要去踩死蚂蚁，世界要的是公平和正义。像信任、怀疑、友善、敌意以及团队合作，对环境的珍惜，自然界的动植物都有，甚至先于人就有了。

它们在信里说希望和悲伤。其中有一则是黄兔子给椴树写信，黄兔子问椴树，我的好朋友灰兔子去哪里了，是不是我跟它吵架它不高兴了？其实灰兔子是被天敌吃掉了。椴树看明白了，它告诉黄兔子，灰兔子到山那边去了，你不要耿耿于怀……

这个系列架构的支点是想象力。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很多的方便都是想象力带来的，比如互联网，那真是伟大的想象力。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更多，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。文学作品也需要想象力。莎士比亚的戏剧里，什么罪恶都有，但他富有想象力，那是伟大的作品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回避罪恶，他也有想象力，诗歌、童话里更多，好的想象力可以让文学作品发光。就像松树的汁液许多年

后，变成琥珀一样。

还有良知。170多封信，里面有共同的东西，那就是真善美，这是人类文学永恒的主题。

问：您这些文字看起来像儿童文学，实际是成人童话。

答：颁奖词里说，“作家有孩童般的天真视角与哲人般的深邃思考”，后者肯定是成人的。有人说，这些散文里表达的时间、空间，里面有存在主义的思想。我让沙粒给北极星写信，写它们缠绕的故事网络，但我不谈意义，我反感意义，意义是变化的，没有永恒的意义。

问：您觉得AI对创作者有冲击吗？

答：我用AI找资料，因为它搜得快。有人说AI写作可以代替99%的作品，但是真正的作家就要做那1%。那1%就是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、像安徒生那样的作家。安徒生在《坚定的锡兵》里说，“锡不够了，小锡兵只有一条腿了”，这种语言AI一万年都写不出来。少数顶级作家，他们的智慧、语言、想象力是不可复制的。《时代广场的蟋蟀》《夏洛的网》没有AI能代替。

问：您觉得文学还有必要存在吗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如果没有文学，世界会怎样？

答：文学从来就没有消失过，将来也永远不会消失，它会一直存在，至少存在在小学、中学的课本里。

关于最后这个问题，鲍尔吉·原野在得奖后的答谢词也很有代表性，他说：

我童年第一次读到文学就爱上了它，但我不知我爱的是什么——它发乎文字又高于文字，像月光，像青草，像风在树林里的低语。我称之为文学。

后来读经典作品，接触到更深厚、更广阔的东西。在故事里，在人物身上，在轻轻的慨叹和不经意的描写中，有一种东西在弥漫——像露水，像光亮，像河流装载摇晃的星斗静静流淌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，继续称它文学。是的，我在文学中读到了文学。杜甫和契诃夫互不相识，但他们的作品里有相通的气息，无以名之，谓之文学。它高于主题，甚至高于语言，像夜空的星光照亮大地上的山峦。

写作40多年，我还在问自己：文学是什么，文学在哪里？我为写一句文学的词语而欣慰，更多时候为我写的很多不文学的篇章而沮丧。这时又要问：文学是什么？它像水，在庄子、陶渊明、安徒生、艾·巴·辛格的笔下快乐地流淌，什么时候能浇灌一下我的园地呢？读文学作品，有时候我会幸运地流下眼泪——合上书本，闭上眼睛，用手掌擦拭泪水。文学里除了月光、青草和树林的风声之外，还有良知和美。40多年，对文学的追寻让我没兴趣去搞歪门邪道，文学保佑我做了一个好人，像傻子一样思考“文学是什么”。也许我一生都找不到答案，但这样的一生很幸福。

如果问到我心目中的文学，用一个词描摹，或许叫“纯粹”。既是作品的质地，也是作者的心灵。可以朴素，可以沉静，可以不随潮流。就像《文学港》杂志的口号——“我们走在更纯粹的路上”。

记者 顾嘉懿



鲍尔吉·原野